

海外见闻随笔

魂

季思聪 ◎ 著

不守舍

hun bu shou she

琐碎事，家常话，平凡心 ——

出版过十余种传记

译著的旅美女作家季思聪怀念故乡热土地，
却并不苟同成见；喜爱美国新大陆，却并不顶礼膜拜。

北京燕山出版社

海外见闻随笔

魂不守舍

hun bu shou she

季思聪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见闻随笔/吴嘉,季思聪,江岚等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3

ISBN 978 - 7 - 5402 - 1849 - 2

I. 海… II. ①吴…②季…③江…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9552 号

书 名: 海外见闻随笔

作 者: 吴 嘉 季思聪 江 岚等著

责任编辑: 里 功

责任校对: 雪 飞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政编码: 100026

发行电话: (010) 52065058 52065068

电子信箱: qc777777@126. com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150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2 - 1849 - 2

定 价: 318.4 元(全八册)

目 录

魂不守舍	(1)
过年的气氛	(7)
高速公路抛锚记	(10)
再提魂不守舍	(14)
北京,北京,北京	
——1995年探亲之行随感	(18)
心灵走麦城的某年某月某日	(26)
想家的内容	(32)
实话直说三题	(37)
再次实话直说三题	(42)
不吐不快	(47)
难忘一九七六	(52)
我怕警察	(57)
斗起鼠胆	
——我怕警察续篇	(61)
三四年河东,七八年河西	(65)
小镇长和镇长	(68)
“莫惹睡狗”	(72)
“金融慈善哲学投机家”	(76)
谁叫我一声季思聪	(85)
谁将成为《时代》周刊本年度风云人物?	(88)

从难民到外交家

——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92)

这边方数日,那端已十年

——回国探亲有感三题 (106)

也是“心灵还乡” (116)

学问穿肠过,文凭手中留 (119)

养不养它们? (123)

总统来了 (127)

改不改夫姓? (130)

网络木乃伊 (133)

由裤子而及度量衡 (136)

希拉里三题 (139)

美国第一个黑人国务卿鲍威尔 (147)

鸵鸟校友 (157)

时 差 (160)

一“馆”之见 (163)

哈里·波特! (185)

玛莎们的意义 (188)

我的大选 (191)

衣食住行的顺序 (197)

厚待厨房 礼遇厕所 (200)

受不了的卧室 (203)

谢绝地下室 (206)

天暖好个夏 (209)

“三边”书 (212)

做猫不做这样的猫 (215)

糊 涂 (218)





绅士与蝴蝶对视

——《纽约客》杂志八十周年 (220)

《公共兴趣》杂志四十岁寿终正寝 (224)

修行在个人 老师领进门

——有关中美教育的几个感觉 (227)

代后记:文章朝夕事,得失众心知

——给本书作者的信 高伐林(239)

魂不守舍

爱国之心、思乡之情是人的七情六欲之一，不必拔得太高。人离开故土之后，尤其是不能回乡之时，爱国激情尤为强烈。

想家却又不欲回去，定居海外的原因千人各异，情愿的不情愿的都有，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于是且按下不表。单说最后结果吧：就这么一年一年在国外蹉跎下来、又蹉跎下去了。

凡事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来美国也不例外。有人恰当之极地形容自己离开祖国来到西方，是“得到天空，失去大地”。也有人归纳自己对归与留的立场是“非留非归，又留又归”、“立足于留，放眼于归”，也是对这些得失的一种承认。要我说呢，这些第一代侨居他乡的，有不少人（比如我）是“身不欲回中国，魂不肯留美国”——虽然过的是另一套方式的生活，骨子这人还是原来那人，所以往往闹得魂不守舍的。这种不欲去和不肯留，就产生出些思乡怀旧的情绪。虽然情绪不能改变生活的轨道，但生活同样也改变不了情绪，而且是不吐不快。

之一：非样板戏不可

听样板戏长大的这一代，对那些曲调总是怀有特殊的感情——不

——不论好与恶。

我是喜欢京剧的人，当年没别的可听、又正值记忆力最佳的年龄，所以那些反复听、反复唱的样板戏现代戏，我是几乎连每个配角的词都会念会唱，至今不忘。孩子爸携女儿来美时，带了盘京剧《杜鹃山》选段的磁带。我把这盘二十年前就背得滚瓜烂熟的唱腔反复听了不知多少遍，而且还会再听更多遍的。过去曾以为已经听厌了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什么的，现在倒越听越来劲儿了，特高兴的时候要听，特不高兴的时候也要听。

不止一次了，听我随口一哼竟是段样板戏，听者顿时精神大振：“再唱再唱！太好了，还能听到这个！”当真开口唱它一段，大家肯定一下子亲热了好多，从此交情就又深了一步，下次再见时还得唱。有些老朋友，过去在国内的时候并不见得怎么爱京剧的，这会子也这劲儿了——一见面就忘不了样板戏。

听样板戏可以怀旧，可以解乡愁，可以保持多年前的许多记忆，可以很多很多，不过这些倒还不至于让人大歌特颂的。值得说说的是学会开车以后，样板戏又多了另外一个用场——赶瞌睡。

我这人一戴眼镜爱犯困，而开车必须戴眼镜，所以上高速公路，即使不开长途，也老是犯困。这很危险，必须想个有效的办法赶瞌睡。有个朋友说过，开车困起来什么办法也不灵，掐大腿，嚼口香糖，全试过，不行。后来发现从我这里借去一盘《长征组歌》的磁带，只有听它才能不打瞌睡，因为它们“特带劲儿！”有一天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又犯困了，想起她的话，就想，“我唱它一段黑头怎么样？”

于是放开喉咙，来一段最喜欢的李勇奇：“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声音爆发之洪亮把自己也吓了一跳，登时睡意全无。有门儿！唱下去。“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好家伙特有效。只要保持把嘴尽可能



自从有了这一发明，我一上高速公路就开始扯嗓子，专找激烈的，词带劲的，连训带斥的，一段接一段儿唱到下高速公路。“斥敌”、“铁窗训子”、“智斗”、“打虎上山”、“满怀豪情回海港”，得亏了是样板戏，换了别的有这么带劲的词儿吗？我可以连男带女连叫带嚷，过门的时候还插入对周围开车不守规矩的人的抱怨，于是手脚嘴舌脑全部机器开动，精神也就活跃得很，足以应付路面一切情况。至于表情狰狞了点，反正没人听得见没人看得清，安全第一体面第二。

我想我要是自己车后面的人，准会有以下一系列感觉：“前边这个东方小女子，开得不快，不能跟在她后面！”跟上来，“果然，她不与我抢道，超过去！”临到超车的时候不免瞥她一眼，吓一跳：“妈呀！她怎么这副张牙舞爪龇牙咧嘴的凶相？准是骂我超她呢！”为了避免人家这么想，我一边唱时一边从来不看超我车的人。超别人的时候更不看，省得人家老头老太太以为我嫌他们开得慢了。

有一次无意间对丈夫女儿谈到我的这副灵药，丈夫当然高兴，不怕我一人开车打瞌睡了，女儿叫起来：“怪不得你老不让我坐你开的车！”

之二：胃永远是爱国的

中国人来美国后想念中国美食是普遍的。有人说过，“这个中国胃是最爱国的”。走到哪儿都要吃中国饭。

所以像我这种做不好饭的人也许根本不该到美国来，因为这里现成可吃的吃食再多也比不上国内的对味，自己不会做就馋着去吧。于是在这边犯馋的丑态不知出过多少次。

要说我们住的新泽西州离纽约不远，中国餐馆中国食品店开得不少，会做饭的人称：“什么中国有的这里都有”，而且还便宜。可我老是觉得什么可口的家乡饭也吃不上似的。这里中国餐馆的菜呀，不敢恭维，顶多也就是个食堂味，还赶不上过去我家门口末流餐馆劲松饭

去吧。于是在这边犯馋的丑态不知出过多少次。

要说我们住的新泽西州离纽约不远，中国餐馆中国食品店开得不少，会做饭的人称：“什么中国有的这里都有”，而且还便宜。可我老是觉得什么可口的家乡饭也吃不上似的。这里中国餐馆的菜呀，不敢恭维，顶多也就是个食堂味，还赶不上过去我家门口末流餐馆劲松饭庄的味道。每次从中国餐馆出来，都忍不住有一种对美国食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就算赶不上中国人嘴刁吧，也不至于就拿这种菜来糊弄人家呀。可他们这美国胃呢，又似乎只配吃这食堂菜，做成真中国味儿了吧，他们就不懂得吃了，中国餐馆的生意经只能这么歪着念才能进钱。也就是我女儿要求不高还吃得香，像我们这种被国内人的手艺喂了多少年的舌头，吃完了能比没吃还馋。

在看中国书报杂志的时候是非有些吃食在侧不可的，因为指不定哪行字就跳出一样好吃的来，眼里有嘴里没有那罪最难受了。有一天晚上又犯起了邪馋，上窜下跳也找不到样能解的吃食，都夜里十一点半了，终于因为翻到国内的《文摘报》上一文提到：“三百元可以干什么”而达到馋的顶峰。写文章的人肯定不知道，万里之外一个可怜的人一眼就看见他“可以去吃六十碗加州牛肉面”一句！好家伙，面条不说还加牛肉！顿时觉得自己不立刻吃一碗面条就活不下去。马上跳下楼去，煮了一碗广东干面条（中国店里买的），拌上各式中国佐料，生抽酱油小磨香油镇江香醋湖南辣酱，一个人闷头一口气吃光，这才总算是把馋解了一个八九不离十，心满意足上楼去睡觉。丈夫在床上醋醋地问：“你做什么了这么香？没我的？”我已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幸灾乐祸地说：“吃完啦。”

家里来信总不免谈谈春节家宴上做了什么菜。可往往一页纸等不得看完就馋得再也坐不住——得吃！赶快跑到冰箱里去翻找，但不准能有结果。有一回幸亏总算在冻箱里发现小泥肠一根，狠



还有一次家里寄来舅舅一家欢宴的照片，深情地把每一个人看了好半天，正要收起来，从旁边过的女儿惊叫起来：“天哪！快让我看看！”你当她对一群不认识的人多感兴趣哪？她是说：“别打扰我，让我好好看看这几盘菜”！边看边品：“这个一定不错……这盘看着就好吃极了……天哪，他们怎么能有那么多好吃的？太不公平了！”

您一定不会馋成这样。

之三：死认钢笔水

来美国一个星期后起直到现在，一个永恒的操心事就是想办法找墨水。

用钢笔写字三十年了，怎么也是比用圆珠笔可心。不料一到美国就发现没处找钢笔水去，不论是在旧金山还是在密苏里。多问了几个人还被人笑：用圆珠笔不一样吗，干嘛死认钢笔？说从没见过卖墨水的。当时刚到美国，万事不可心，所以对这里竟无法用钢笔就加倍痛恨，能记一辈子。

我偏偏死不甘心再不能用钢笔，而且越是买不到就越觉得少不了，越是多方探找。不信美国人不产墨水还真不行，后来费不少心在美国也只买到过两次共三瓶墨水，全是从德国进口来的。记得是到美国七个月的一天，再转了一次学、来到新学校的时候，先跑到校门口的一家小书店——去找钢笔水。那次居然让我找到一瓶标有德文的蓝黑墨水！一看就知道不定放了多少年了。我和卖货的都喜出望外，我惊喜这里居然有，我终于买到了；她惊喜居然有人买，她终于卖出去了。我们俩也都又有些遗憾：我遗憾她只有最后一瓶蓝黑的了，她遗憾我不想把她那瓶绿色的也买去。

这惟一一瓶宝贝让我足用了快两年，搬家时又小心翼翼千里迢迢地从南方带到了新泽西。这时候先生也来美国了，这位更刁——不仅非钢笔不可而且非黑墨水不行，于是搜寻黑墨水的劲头加了一倍。有

在美国也只买到过两次共三瓶墨水，全是从德国进口来的。记得是到美国七个月后的一天，再转了一次学、来到新学校的时候，先跑到校门口的一家小书店——去找钢笔水。那次居然让我找到一瓶标有德文的蓝黑墨水！一看就知道不定放了多少年了。我和卖货的都喜出望外，我惊喜这里居然有，我终于买到了；她惊喜居然有人买，她终于卖出去了。我们俩也都又有些遗憾：我遗憾她只有最后一瓶蓝黑的了，她遗憾我不想把她那瓶绿色的也买去。

这惟一一瓶宝贝让我足用了快两年，搬家时又小心翼翼千里迢迢地从南方带到了新泽西。这时候先生也来美国了，这位更刁——不仅非钢笔不可而且非黑墨水不行，于是搜寻黑墨水的劲头加了一倍。有一次在一家很有规模的连锁文具店发现了同样德国牌子的墨水而且有黑有蓝，两人高兴得以为总算找到墨水大本营了，不料当另一位也爱钢笔的“难友”听说后再去买时，影儿也没有了，大概又是卖完库存拉倒不再进货了。总而言之你甭想到哪儿就准买着它。

不好买到是肯定的了。不死心怎么办呢，厚起脸皮求人哪。碰上个真心想给自己从国内带东西来的，人家果真万里迢迢捧来两瓶。妹妹从西德来美国旅游，第一样就托她多买几瓶墨水带来，目前总算是家有存货暂且心里不慌了。闹得人人都知道我们离不了墨水，保不准人家心里没笑掉大牙。

买了电脑以来先生不再需要墨水了，因为凡字都用电脑打几乎不用手写字了，找黑墨水的战役宣告结束。只有我依旧顽固，每天要写字，每天用得着墨水——什么颜色的我不挑。

现在我还有两瓶墨水，够我两年不用愁的，一想到此我就高兴！

(1994年8月)



过年的气氛

从中国挪到美国，得调整不少“情绪”，别的不说，周围过新年的热闹劲，已经从春节挪到圣诞节去了。春节也没人放你假，幸亏还剩个公历新年元旦，是放之四海而放假的。

几年前一个元旦将至时，先生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是他大学的一个同窗好友，从国内的朋友那里得知我先生竟也到了美国，而且大家离得这么近，所以邀我们一家去他家，两家人一道“过年守岁”。我在旁边听着他们这么你来我往的就兴奋得手舞足蹈——实在难得大家都有时间聚在一起热乎热乎，“去去去！”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除夕的傍晚开车 45 分钟到了朋友的家。果然是又吃又喝，痛痛快快地聊了一个通宵，非常快活地迎来了新年。大家不免感慨这样的机会不多，朋友便说：“在美国好像很少有过年的感觉，自己春节的时候总是功课正忙，顾不上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又不觉得是自己的节日，兴致也高不到那份上。”

我听得心里重重一顿——可不真是这样！

这大概是我们这帮成年后又来到美国的人们的一种扭不转的情绪：自己该过年的时候周围没那气氛；等周围是过节气氛的时候自己又生不出那种情绪，于是过年的感觉老是不存在。

“过年”应该有一种什么气氛？要我说，过年的日子就该不上课不考试不打工不上班，就该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热闹一个通宵，就该光吃不干。要是过年时却赶上过几天得考试得交报告所以昼夜心神交瘁、或是为了几个少不了的钱而孤身陷在一个如中国餐馆之类莫名其妙的杳杳里，那真是加倍的晦气和窝囊。可怜多少人的多少年就是这么过来着。

我在美国过的第一个新年是1990年元旦——不仅告别旧的一年，而且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将一去不返。当时我到美国才三个月，正处在对美国敌意最深之时期，又远离所有亲人，身上的钱没几个是自己的，精神上与“身无分文”感觉一样，一生中最倒霉的时候。寒假的时候只好投奔到老远一个开餐馆的老板家，白天一睁眼就随他一家去厨房打杂，半夜下班胡乱睡在地铺上赶快闭眼好打发走又一天，真正的“两点一线”。当时天下大乱成那样我却一律不知一概不晓。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给我的印象只有尴尬：老板娘送我一包牙膏洗发液什么的当礼物，可她心里的词我也读得清楚：我不来“打工”的话，人家本可以省掉这一份的。弄得此后我每当听到圣诞节音乐，不仅一点喜庆不起来，反倒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老是怀疑唱的人在忍着哀痛强颜欢笑。那几个星期我情绪低到不能再低，连两三天一封的家信也停了两个星期，丈夫在北京急得焦头烂额还以为我一定是出事了，后悔不该放我一个人出国。

12月30日那天突然看到电视里竟在报导“齐奥塞斯库死后”的消息，把我从浑噩中震醒：他什么时候死了？！这么大的事我竟没听说！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迎接九十年代吗？照这窝囊劲，这么着迎新还不得晦气整个九十年代？十年大计呀，越想越沉不住气：得逃！可别为了蝇头小利弄得将来后悔！一跺脚就拨通了学校社会系主任家的电话，她是个喜欢中国的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有难她一定会来帮的。果然她欣然同意我去她家迎新年，小住一星期至开学。我终于在除夕上午 10 点离了老板一家，登上回校区的长途汽车。一算时差，当时北京一定正敲响 1990 年第一个凌晨的钟声呢，我总算在九十年代到来之前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好在除了这个年垫底，在美国的其他元旦过得都不错。第二年的除夕那天，在奇大奇圆的月亮照耀下，从飞机场接到了来探亲的丈夫和女儿；从这以后的每个除夕几乎全是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堆好朋友当中神吃海聊度过的——在美国每年能这么“神仙”一次还求什么？

至于过春节的时候该上班或该上课，就还是乖乖地去吧。

(1993 年)

高速公路抛锚记

每当车子出了毛病磨人的时候，朋友往往会安慰一句：“算好的啦，从来没有在高速公路上给你死过。”的确，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是最可怕的麻烦。第一：比死在小街小巷里危险，可能会引起车祸；第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简直无法可想却又非想法子不可。第三，横车高速公路阻碍交通，把死车拖下来也就刻不容缓，于是拖车费老贵。如果再赶上是半夜、大风雪什么的，想去吧！光是个等就要你的命。

一九九四年二月三日夜十一时三十分，在与丈夫从纽约返家的路上，我们的车就抛锚在纽约的一条车道极窄、交通极忙的高速公路上了！由于是电路故障，车灯全灭了，连紧急信号灯都打不出来。本来在这时应该赶快下车把车前后盖掀起来代替紧急灯，却偏偏车坏在当中的车道上，不论从哪一侧一探头，就被后面车队的汹汹来势吓得缩回去关上门。老天！平素再豪情万丈、“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到此时也不能不魂飞魄散了：万一哪辆车从后边冲上来撞上黑暗中的这个死疙瘩，我们这车里的两位加上那车里不知几位，一共得多大的疤？！

镇定，镇定。反正最可怕的已经发生，尽力而为、听天由命吧。顶多把车窗摇下来伸出手去比划，尽量给后边车打招呼。身



后被迫改道从我们两侧绕行的大小汽车尽管已经大大减速，仍让人感到开得飞快，一辆连着一辆。不时有人欲停下来慰问一下车里这对倒霉蛋，可后边已经受阻的交通长龙笛声四起，谁也不可能再堵一条道了。

但是没过多一会，左侧一个汉子把车开到我们前方停下来——不少美国人对他人遭遇麻烦是很仗义的——他一定是对车很在行而且富有经验，一下子下了车，替我们打开前车盖，试图帮我们重新发动。可惜任何努力无济于事。

正在他未死心的时候，大约是我们造成的交通阻塞引来了拖车公司的拖车。谢天谢地！它发出的紧急信号足够让身后几公里的汽车提前做好准备了。一直高度戒备等着出车祸的脑子，这时可以腾出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拖车公司的小伙子一脸关切地探进头来：“起价五十元，之后每哩五元，要拖车吧？”就像在手术台上开了膛的病人被医生问：“你的肝烂了，全割去吧？”我只能点头说：“也死（yes）。”都这份上了，还能讨什么价？“快把我们弄到个安全地方再说！”

“没问题！”小伙子欢快地大显身手，几下子就把我们的车吊到他车后，又招呼我们坐进他的车厢。“妥啦！回新泽西？”美妙如那首歌：“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拖车司机爱什么？他爱高速公路上的死车！”我也不吃亏呀，人家除了没法帮你心疼二百美元拖车费之外，一切困难都替你化解啦！

本来以为这么被拖回家定是万分沮丧了。未曾想险情困境过后，尤其在做出放弃这辆车另买一辆的决定后，脑筋、情绪便回复如常。那一晚上的情景回想起来竟是怪有意思：

从来开车时不可能在黑夜的车流奔腾之中停下来往后看看是什么景，那天夜里我可见识了：只见我们的小车如急流当中的一块大石头，顺流狂奔的车一律在它后面受阻、又改道从它两侧流